

欽定北齊書

卷之三
三二九

北齊書卷三十二

隋太子通事舍人李百藥撰

列傳第二十四

陸法和

王琳

陸法和不知何許人也隱於江陵百里洲衣食居處一
與苦行沙門同耆老自幼見之容色常不定人莫能測
也或謂自出嵩高遍遊遐邇旣入荊州汶陽郡高要縣
之紫石山無故捨所居山俄有蠻賊文道期之亂時人
以爲預見萌兆及侯景始告降於梁法和謂南郡朱元

英曰貧道共檀越擊侯景去元英曰侯景爲國立効師云擊之何也法和曰正自如此及景渡江法和時在青谿山元英往問曰景今圍城其事云何法和曰凡人取果宜待熟時不撩自落檀越但待侯景熟何勞問也固問之乃曰亦尅亦不尅景遣將任約擊梁湘東王於江陵法和乃詣湘東乞征約召諸蠻弟子八百人在江津二日便發湘東遣胡僧祐領千餘人與同行法和登艦大笑曰無量兵馬江陵多神祠人俗恒所祈禱自法和軍出無復一驗人以爲神皆從行故也至赤沙湖與約相對法和乘輕船不介冑沿流而下去約軍一里乃還

謂將士曰聊觀彼龍睡不動吾軍之龍甚自踊躍卽攻之若得待明日當不損客主一人而破賊然有惡處遂縱火舫於前而逆風不便法和執白羽麾風風勢卽返約衆皆見梁兵步於水上於是大潰皆投水而死約逃竄不知所之法和曰明日午時當得及期而未得人問之法和曰吾前於此洲水乾時建一利語檀越等此雖爲刹實是賊標今何不向標下求賊也如其言果於水中見約抱刹仰頭裁出鼻遂擒之約言求就師目前死法和曰檀越有相必不兵死且於王有緣決無他慮王於後當得檀越力耳湘東果釋用爲郡守及魏圍江陵

約以兵赴救力戰焉法和旣平約往進見王僧辯於巴陵謂曰貧道已斷侯景一臂其更何能爲檀越宜卽遂取乃請還謂湘東王曰侯景自然平矣無足可慮蜀賊將至法和請守巫峽待之乃摠諸軍而往親運石以填江三日水遂不流橫之以鐵鑕武陵王紀果遣蜀兵來渡峽口勢蹙進退不可王琳與法和經畧一戰而殄之軍次白帝謂人曰諸葛孔明可謂名將吾自見之此城旁有其埋弩箭鏃一斛許因挿表令掘之如其言又嘗至襄陽城北大樹下畫地方二尺令弟子掘之得一龜長尺半以杖叩之曰汝欲出不能得已數百歲不逢我

者豈見天日乎爲受三歸龜乃入草初八疊山多惡疾
人法和爲采藥療之不過三服皆差卽求爲弟子山中
毒虫猛獸法和授其禁戒不復噬螫所泊江湖必於峯
側結表云此處放生漁者皆無所得才有少獲輒有大
風雷舡人懼而放之風雨乃定晚雖將兵猶禁諸軍漁
捕有竊違者中夜猛獸必來欲噬之或亡其舡纜有小
弟子戲截蛇頭來詣法和法和曰汝何意殺蛇因指以
示之弟子乃見蛇頭斷袴襠而不落法和使懺悔爲蛇
作功德又有人以牛試刀一下而頭斷來詣法和法和
曰有一斷頭牛就卿徵命殊急若不爲作功德一月內

報至其人弗信少日果死法和又爲人置宅圖墓以避禍求福嘗謂人曰勿繫馬於碓其人行過鄉曲門側有碓因繫馬於其柱入門中憶法和戒走出將解之馬已斃矣梁元帝以法和爲都督郢州刺史封江業縣公法和稱臣其啓文朱印名上自稱司徒梁元帝謂其僕射王褒曰我未嘗有意用陸爲三公而自稱何也褒曰彼旣以道術自命容是先知梁元帝以法和功業稍重遂就加司徒都督刺史如故部曲數千人通呼爲弟子唯以道術爲化不以法獄加人又列肆之內不立市丞牧佐之法無人領受但以空檻籬在道間上開一孔以

受錢賈客店人隨貨多少計其估限自委檻中行掌之
司夕方開取條其孔目輸之於庫又法和平常言若不
出口時有所論則雄辯無敵然猶帶蠻音善爲攻戰具
在江夏大聚兵艦欲襲襄陽而入武關梁元帝使止之
法和曰法和是求佛之人尚不希釋梵天王坐處豈規
王位但於空王佛所與主上有香火因緣見主人應有
報至故求援耳今旣被疑是業定不可改也於是設供
食具大餽薄餅及魏舉兵法和自郢入漢口將赴江陵
梁元帝使人逆之曰此自能被賊但鎮郢州不須動也
法和乃還州至其城門着粗白布衫布袴邪巾大繩束

腰坐葦席終日乃脫之及聞梁元帝敗滅復取前凶服
着之哭泣受弔梁人入魏果見餽餅焉法和始於百里
洲造壽王寺旣架佛殿更截梁柱曰後四十許年佛法
當遭雷雹此寺幽僻可以免難及魏平荊州宮室焚燼
摠管欲發取壽王佛殿嫌其材短乃停後周氏滅佛法
此寺隔在陳境故不及難天保六年春清河王岳進軍
臨江法和舉州入齊文宣以法和爲大都督十州諸軍
事太尉公西南大都督五州諸軍事荊州刺史安湘郡
公宋莅爲郢州刺史官爵如故莅弟筵爲散騎常侍儀
同三司湘州刺史義興縣公梁將侯瑱來逼江夏齊軍

棄城而退法和與宋莅兄弟入朝文宣聞其奇術虛心
相見備三公鹵簿於城南十二里供帳以待之法和遙
見鄴城下馬禹步辛術謂曰公旣萬里歸誠主上虛心
相待何爲作此術法和手持香爐步從路車至於館明
日引見給通幃油絡網車伏身百人詣闕通名不稱官
爵不稱臣但云荆山居士文宣宴法和及其徒屬於昭
陽殿賜法和錢百萬物千段甲第一區田一百頃奴婢
二百人生資什物稱是宋莅千段其餘儀同刺史以下
各有差法和所得奴婢盡免之曰各隨緣去錢帛散施
一日便盡以官所賜宅營佛寺自居一房與凡人無異

三年間再爲太尉世猶謂之居士無疾而告弟子死期
至時燒香禮佛坐繩牀而終浴訖將歛屍小縮止三尺
許文宣令開棺視之空棺而已法和書其所居壁而塗
之及剝落有文曰十年天子爲尚可百日天子急如火
周年天子遞代坐又曰一母生三天兩天共五年說者
以爲婁太后生三天子自孝昭卽位至武成傳位後主
共五年焉法和在荊郢有少姬年可二十餘自稱越姥
身披法服不嫁恒隨法和東西或與其私通十有餘年
今者賜棄別更他淫有司考驗並實越姥因爾改適生
子數人

王琳字子珩會稽山陰人也父顯嗣梁湘東王國常侍琳本兵家元帝居藩琳姊妹並入後庭見幸琳由此未弱冠得在左右少好武遂爲將帥太清二年侯景渡江遣琳獻米萬石未至都城陷乃中江沉米輕舸還荊州稍遷岳陽內史以軍功封建寧縣侯侯景遣將宋子仙據郢州琳攻尅之擒子仙又隨王僧辯破景後拜湘州刺史琳果勁絕人又能傾身下士所得賞物不以入家麾下萬人多是江淮羣盜平景之勲與杜龕俱爲第一恃寵縱暴於建業王僧辯禁之不可懼將爲亂啓請誅之琳亦疑禍令長史陸納率部曲前赴湘州身徑上江

陵將行謂納等曰吾若不返子將安之咸曰請死相報泣而別及至帝以下吏而廷尉卿黃羅漢太府卿張載宣喻琳軍陸納等及軍人並哭對使者莫肯受命乃執黃羅漢殺張載載性深刻爲帝所信荊州疾之如讐故納等因人之欲抽腸繫馬脚使繞而走腸盡氣絕又鬻割備五刑而斬之梁元遣王僧辯討納納等敗走長沙是時湘州未平武陵王兵又甚盛江陵公私恐懼人有異圖納啓申琳罪請復本位永爲奴婢梁元乃鑠琳送長沙時納兵出方戰會琳至僧辯升諸樓車以示之納等投戈俱拜舉軍皆哭曰乞王郎入城卽出及放琳入

納等乃降湘州平仍復本位使琳拒蕭紀紀平授衡州
刺史梁元性多忌以琳所部甚衆又得衆心故出之嶺
外又受都督廣州刺史其友主書李膺帝所任遇琳告
之曰琳蒙拔擢常欲畢命以報國恩今天下未平遷琳
嶺外如有萬一不虞安得琳力忖官正疑琳耳琳分望
有限可得與官爭爲帝乎何不以琳爲雍州刺史使鎮
武寧琳自放兵作田爲國禦捍若警急動靜相知孰若
遠棄嶺南相去萬里一日有變將欲如何琳非願長坐
荆南正以國計如此耳膺然其言不敢啓故遂率其衆
鎮嶺南梁元爲魏圍逼乃徵琳赴援除湘州刺史琳師

入長沙知魏平江陵已立梁王詭乃爲梁元舉哀三軍
縞素遣別將侯平率舟師攻梁琳屯兵長沙傳檄諸方
爲進趨之計時長沙藩王蕭韶及上遊諸將推琳主盟
侯平雖不能渡江頻破梁軍又以琳兵威不接翻更不
受指麾琳遣將討之不尅又師老兵疲不能進乃遣使
奉表詣齊并獻馴象又使獻款於魏求其妻子亦稱臣
於梁陳霸先旣殺王僧辯推立敬帝以待中司空徵琳
不從命乃大營樓艦將圖義舉琳將帥各乘一艦每行
戰艦以千數以野豬爲名陳武帝遣將侯安都周文育
等誅琳乃受梁禪安都歎曰我其敗乎師無名矣逆戰

於沌口琳乘平肩輿執鉞而麾之禽安都文育其餘無
所漏唯以周鐵虎一人背恩斬之鑠安都文育寘琳所
坐艦中令一闔豎監守之琳乃移湘州軍府就郢城帶
甲十萬練兵於白水浦琳巡軍而言曰可以爲勤王之
師矣溫太真何人哉江南渠帥熊曇朗周廸懷貳琳遣
李孝欽樊猛與余孝頃同討之三將軍敗並爲敵所囚
安都文育等盡逃還建業初魏尅江陵之時永嘉王莊
年甫七歲逃匿人家後琳迎還湘中衛送東下及敬帝
立出質於齊請納莊爲梁主文宣遣兵援送仍遣兼中
書令李騊駼冊拜琳爲梁丞相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

事舍人羊慤游詮之等齎璽書江表宣勞自琳以下皆有頒賜琳乃遣兄子叔寶率所部十州刺史子弟赴鄴奉莊纂梁祚於郢州莊授琳侍中使持節大將軍中書監改封安城郡公其餘並依齊朝前命及陳霸先卽位琳乃輔莊次於濡須口齊遣楊州道行臺慕容儼率衆臨江爲其聲援陳遣安州刺史吳明徹江中夜上將襲湓城琳遣巴陵太守任忠大敗之明徹僅以身免琳兵思東下陳遣司空侯安都等拒之侯瑱等以琳軍方盛引軍入蕪湖避之時西南風忽至琳謂得天道將直取揚州侯瑱等徐出蕪湖躡其後比及兵交西南風翻爲